

半夜三更，一轮明月悬挂夜空，清冷的光辉铺满寂静的土地。我踏着清幽的月光，走在宁静的田野。

连续多日的高温，草黄了，树焉了，水枯了。父母也因此犯了愁，田里的稻谷熟了，沉甸甸的果实挂在枝头，等着人来收割，今年酷热难耐。父亲和母亲商量，在凉快一些的后半夜收割稻谷。

走入月光下的田野，就一脚踏进大地的梦境。沉睡之中的土地，并未因为我的闯入而受到惊扰，夜色掩映下的远山近树继续甜蜜的梦。夜风拂过，朦朦胧胧的稻田，似蒙上了一层轻纱，像羞赧的少女一般躲躲闪闪，红霞纷飞。粒粒饱满的谷穗，是大地心血的凝结，也似一段段倾情捧出的爱。

父亲把一盏矿灯绑在一根拇指般粗细的竹竿上，插在我身后的泥土里，一束灯光打在丰硕的谷穗上。我借着灯光和月光，挥动手里的镰刀，一丛丛稻谷在“刷刷刷”的声响中躺倒。父亲开始打谷，一下一下，沉稳有力，不紧不慢，节奏分明。我有些惊讶，割稻的声响宛如空谷足音，但既没有惊起虫吟，也没有惊起鸟飞，大地依然酣睡如初。

不过，由于矿灯照射的范围窄小，在半月半暗，甚至幽暗的光线下挥舞镰刀，我的心中始终残存一丝担忧。凉爽的夜里，稻田的某一处或许有冰冷生物栖息，我担心惊扰到了它。一缕恐惧爬上心头，我小心翼翼地挥动镰刀，就像生活的某一时刻，压力巨大，顾虑重重，但又不得

不硬着头皮上。其实，我们最后发现是杞人忧天，更重要的是坚持一下，美好就如约而至。

几个月前的插秧时节，因为自家育种的秧苗被虫子祸害，所剩无几，母亲只得从二十多里外的亲戚家背回一些秧苗。如今，这些绿油油的秧苗长成眼前的一片稻田。我在田里弯腰割稻，没多久汗水就湿透衣衫。头上如春笋般冒出的汗珠，一滴滴落在手上、镰刀上、叶子上和泥土里。粒粒皆辛苦的滋味，可以从这里体验一二。

父亲却越干越起劲，他在歇息的间隙里，谈起小时候收割稻谷的情节。那个久远的年代，田里收割的稻谷属于集体，想吃上一点儿白米饭，小孩子就跟在收割队伍的后面，捡拾散落四处的谷穗，然后拿回家碾出米粒。父亲感慨道：“现在时代好，自己种多少就收多少，怎么都够一家人吃！”我在父亲的声音里，听到满心的喜悦。

时间在“刷刷刷”“砰砰砰”的声音中悄然流逝，公路上开始有菜贩的声音，晨起跑步的身影，安静的早晨慢慢热闹起来。天边现出微光，稻谷的身影依稀可辨，片刻的功夫天就亮开了，挺拔的稻谷清晰可辨。在我的身后，留下一大片高低不一的稻茬，这是生活努力的见证。

朝阳出来，投过一片灿烂的金光，我们结束了地里的收割。我背着沉甸甸的谷粒，走在霞光照射的田埂上，心里也有沉甸甸的收获。生活不易，一心向前，总有办法，终有所获。



□ 文方勇

稻花香里

一场秋雨
淋湿一亩稻花的香韵
以农民的姿态
压弯一株勤慈的笑意

一片黄叶
像一面镜子
映照一束束马尾
秋的母亲
在给即将成熟的孩子梳妆

镰刀的寒光里
不是惊慌失色的表情
是爱的抚摸
是一垛垛幸福的拥抱

夕照晚风铺进瘦瘦的田埂
像思念裂开的缝隙
我看到，一个黝黑黝黑的身影
背着喷壶滋养漫田稻香

一切，如约写在秋的诗情
以稻花的清香氤氲生命的过往

(张言奎)

莲藕

荷叶伞枯了
布满铜钱大的斑
像谁
慈祥的眼睛

莲蓬松了
莲子在风中叮叮当当
它期盼无风无浪
落下的那一刻
陪伴在母体膝下

唯有藕这时最鲜嫩
却遭受千刀万斩
但是藕断丝连
亲人们呀，我希望
不论什么时候
我们都学藕
像一家人

(张绍国)

风中的承诺

蝉，遁入空门
那些嘶鸣，放逐天涯
在云朵之上
暑热仍在负隅顽抗，不甘心
将清凉还给广袤无限
秋月，悲泪滋滋暗长
倾泻天涯共此时的清欢
风中的承诺无远弗届，皎洁空灵
面对蟋蟀的絮絮叨叨
树叶欲言又止
鸟儿收拢翅膀，静卧枝头
梳理亘古的悠闲自在
暑气，陷入秋风的四面楚歌
喧嚣与尘埃落定和解
清晨的草叶上
将滚动一颗颗晶莹的怀念

(涂启智)

玉米垛

一群盘罗汉的胖娃娃，
组成了传说中的黄金塔。

这些大地刚刚出窑的火炬，
让逝去的春天，
在我的体内发芽。

在一排玉米垛前，
我时而单手攥着一穗玉米，
时而双手捧着一座秋天。

一排排玉米垛，是祖传故居，
是人间最美的江山。

(荆卓然)

花

花开时，来不及
选择隐秘的时间和地点
好些花撑开一瓣瓣好奇
开出了完整的新鲜和艳丽
我习惯闻它是否有醉人的妖艳之香
有的花香，是闻不到的
它藏在灵魂里
金贵不张扬出来的，比如微小的稻花（寒 浪）

父亲的小麦

发黄的农历背后
父亲，可是您黝黑的脊梁？

背负苍茫 成得发苦的汗水
一滴滴砸入时间的深处
——父亲，荷锄挥镰
催熟一季又一季庄稼
满脸笑容的麦穗
是您用一生浇灌的希望

父亲
单薄的肩膀扛走过多少季节的麦浪
父亲
满头的白发浸染了多少人世沧桑
——父亲，站成小麦挺立的脊梁

黑白日子流淌
父亲——是您
让我站成小麦挺立的模样

(杨岁虎)

外婆的爱情

□ 邓素芳

自从外公去世后，外婆便喜欢坐在那张藤椅上，或是毫无目的地看着车马流龙的街道，或是头靠着藤背假寐。无论谁叫她，她都不愿意离开藤椅，仿佛在等着外公回来。

外婆是五十年代末的高中生，那个时候的高中生比我们现在的研究生还要稀少，外公却不识几个大字。我一直好奇，外公和外婆当初是怎么走到一块的。有一次，母亲告诉我，外婆是跟着她的亲戚逃难到我们家乡，然后就安顿下来了。为了填饱肚子，外婆就出去帮工，获得一些粮食。外公那时也刚退伍，也要去出工。慢慢地，外公外婆熟悉了，在媒人的牵线下，组成了家庭。

从小，我就和外婆很亲近，却害怕外公。外公平日里总是黑着脸，不是在训舅舅，就是在嘟囔着什么。这时，家里所有的人都不敢靠近他，我也只敢远远地躲着他。等外公的最后一句骂咧声被残留的风吹散后，外婆就会端一杯茶，准备递给外公润润喉。我害怕外公的余怒会波及外婆，便拉着外婆的手，不让她进去。外婆便笑着对我说：“放心吧，你外公不会骂我的。”外婆将茶轻轻地放在外公的手上，外公僵硬的脸，竟然渐渐柔和起来。

有一次晚上，浩瀚的夜空悬着许多明亮的星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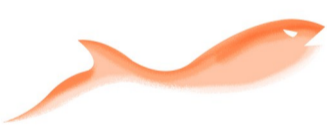
一闪一闪的，照亮了外婆家的庭院。我和外婆就着星光，坐在庭院中。我将头枕在外婆的膝上，外婆一只手拿着蒲扇，替我扇风，一只长满老茧的手温柔地穿过我的发丝。我问外婆：“外公那么凶，你怕不怕？”外婆笑着对我说：“你外公呀，他不是真凶。我们那时候生活条件差，我和你外公天下生产队干活，他老把我的活揽在自己身上，生怕累着我。后来家里孩子多了，生活更拮据，你外公更是鸡都没打鸣就出工了，到天上挂满星星才会回来。他这一辈子掘地、做工，为的就是一家人不愁吃不愁穿。”我转身，月光透过树叶洒在外婆的脸上，是多么的温柔。

“后来，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了，你外公怕大伙贪图安逸，忘记劳动，所以总警醒大伙不得偷懒。”原来，外公凶悍的外表下，也有一颗温柔的心。前年的一场疾病，一下把外公击倒。外婆在医院寸步不离地守着外公，可依然没能留住外公。我怕外婆会一蹶不振，便邀外婆搬到城里和我们同住，外婆却拒绝了，而是默默地守着他和他外公的家，过着余生。

作家木心曾说：“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外婆和外公就是这样，在普通的日子，慢慢地扶持走过一生。

一条鱼的怀想

□ 庄锦烁



有水的村庄是幸运的。

村庄在第一声鸡鸣中苏醒，夜把最后一张网从河面上收起。河埠头上排满了声声捣衣的洗衣女，河面上除了洗衣的村姑，还有倏忽而过的撑排客、踩着鱼盆的收网人，他们荡漾着粼粼的水波，在清晨的寥寥寒意里，把流水的梦境窥探。

然后才是勤劳的农夫，或牵牛或挑担从石桥上匆匆而过，这是个忙碌的季节，他们打早工去对面的田地里劳作，映入河面上的倒影，把洗衣女们的眼睛晃得生痛。

有人在水流中放下一只木桶，悠一悠，一桶水便满了；两只木桶交替下河洗了个“澡”，然后重新挑上挑担人的肩膀。一挑挑清水走进灶房，它们负责把炊烟点燃。

这个时候，洗衣的农妇也后脚到家。晾晒在竹竿上的衣服摊开了，氤氲的水汽弥漫，在初升的阳光照耀下开始浮向村庄的上空，水汽搅成村庄上空第一片乌云，乌云把湿润的眼睛扭向了村头的那条河流。

打早工的农人在家里女人的隔河遥唤下，一个个地停下手里的活，重新向村庄聚拢。走在石桥上，这时候他们的肩膀或手上，是一挑新鲜的稻草、是一畚箕清绿的油菜、是一篮子沾着露水的瓜果。

的金箱。黑布缓慢打开，裁刀睡着一般，并不磨亮，甚至于有些暗暗无光。门紧闭了，不会有外人看见那盲人是如何细细切出可以在风中飘飞的轻盈。

盲人定定站着，不动。要许久，才抬起手来。裁刀一道道切过去，手势只是微妙的移动，不能数算的。

盲人不停，要一刀一刀，一直到切完。这人切完最后一根金线，搁下刀子，几乎是僵硬、脸色苍白的亡者。

之后，他需要歇息，很长时间的疲惫之极的歇息。

他切完的时候，那盏灯的油，将好燃完，倏地，抖一下，熄灭了。

他睡了，累了，一点也不想再醒来。那些金丝线呢，盲人忘了，忘得干干净净。

深宫里女人身上的织绣，那金丝是盲人制就的。

制就金丝线，先要把金子槌薄，再用煤油熏制的乌金纸夹住。乌金纸坚韧，且金箔在黑色的纸上，看来极清楚。夹好稍厚金箔的乌金纸，盲人全凭手感，用特制的水槌不温不火地槌打。十几个时辰，什么概念？如此的耐力，丝毫松懈不得的腕上的绵密耐力，眼明人是不堪忍受的。五色令人目盲，五形也会令人烦躁吧。

也只有盲人，于一切形色无干的盲人，才能。槌打的部位，以及如何用力，都不是明眼人所能清晰把握的。那技艺，近乎道，于混沌一体，不可言说。师徒间，只是师傅漫空抓着徒弟的手，敲打就是。感悟也就感悟了，不能悟到的只能放下，不吃这碗饭。

盲目的人，手感格外好。这也似乎是奇怪的，目盲却因此可以格外达到如许的精确，甚而竟至于玄妙。所谓的慈悲，天不绝人，即是如此吧。

槌制金箱，也竟然不是黎明即起。时间，却要从晦暗的傍晚，直至三更。更奇怪的，无用的室内，也竟然是需要燃一盏灯的。盲人无用的灯，是给谁看的呢？

这规矩该是古老，似乎必得有什么亮着，才槌打得匀称。

待用的裁刀，金箔打制好之前，给黑布严实裹着。这规矩是不能破的。也必然是黑布，似乎别的布，会不够敬畏，刀子也会因透入的光亮而不安。不安的刀子，如何安然而为那样的精细。

幽暗的灯下，盲人在案上铺好厚薄合宜

元曲里的秋天

□ 柏红梅

元曲里的秋天，众景组成一幅清新和谐的秋色图，充满淳朴自然的气息。

“挂绝壁松枯倒倚，落残霞孤鹜齐飞。四周不尽山，一望无穷水。散西天满秋意。夜静云帆月影低，载我在潇湘画里。”枯松倚峭岩倒挂，野鸭在夕阳里飞来飞去，秋风拂动，明月初升。卢挚的这曲双调·沉醉东风《秋景》，把向晚到初夜，他舟行江中所见的潇湘秋色写的气韵灵动，清丽如画。

“芙蓉映水菊花黄，满目秋光。枯荷叶底鹭鸶藏。金风荡，飘动桂枝香。雷峰塔畔登高望，见钱塘一派长江。湖水清，江潮漾。天边斜月，新雁两三行。”芙蓉花和菊花开了，绽出满眼的秋光。鹭鸶藏在枯黄的荷叶下，风中飘荡着桂花的香气。钱塘江江潮荡漾。天边一轮新月下，小雁结伴齐飞。一幅色彩明丽、生机勃勃的秋景图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贯云石这首正宫·小梁州《秋》，毫无悲秋之意，表现了诗人开朗的性格。

倪瓒的越调·小桃红：“一江秋水澹寒烟，水影明如练，眼底离愁数行雁。雪晴天，绿苹红蓼参差见。吴歌荡桨，一生哀怨，惊起白鸥眠。”江水上飘动着迷蒙的雾气，水明如练，晴空晴朗澄澈，划浆的人唱着歌，惊醒了正在休憩的白鸥。诗人用生花的妙笔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江边秋景图，真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元朝的诗人也有着客寄他乡的情思。徐再思的双调·水仙子《夜雨》：“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孤馆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起三句鼎足对，浑然天成，把秋风、秋雨、秋夜和秋思交融一体。一叶知秋，秋雨敲窗，旅馆内，灯花落了，棋还未收，伏枕回忆起旅寄江湖的十年往事，思念着远在家乡的父母。他把客愁和思亲表现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元曲中最能表现秋日情思的莫过于马致远的越调·天净沙《秋思》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夕阳西下，乌鸦盘空围着老树群飞，词人骑马走在古老的驿道上，不时有村寨错落。全曲二十八个字，用九事设景，通过意象组合，构成了色彩浓郁、情景交融的意境，写出了词人秋日黄昏旅途的情思。这首词被誉为“秋思之祖”，不愧为“有元一代词家”。

金丝线

□ 人 邻

黑白日子流淌
父亲——是您
让我站成小麦挺立的模样

(杨岁虎)